

英语学界关于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启示

张慧杰¹, 黄福华^{2, 3}, 石钰¹

(1.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暨南大学 体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3.暨南大学 苏炳添速度研究与训练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通过系统研读英语学界的研究成果, 勾勒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思想史。归纳出焦点议题: 古希腊竞技的精英叙事、古希腊的体育赛会、西方古代体育的整体样态、体育与社会阶层、体育与性别规范、体育与权力和社会控制、体育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体育与文学、哲学和美学。指出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演进趋势: 从古典主义到社会史和文化史转向的理论基础演进, 从传统史料到多元史料融合的研究方法革新, 强调历史整体性、流动性和多样性的研究视角拓展, 从“单一权威”到多重话语的叙事方式转向。建议我国学者进一步加强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史料体系建设, 推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创新与跨学科整合, 构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本土化框架并积极参与全球学术对话。

关键词: 西方古代体育史; 史学理论; 史学史; 英语学界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5)02-0040-07

Review and enlightenment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western sports history at English academic community

ZHANG Huijie¹, HUANG Fuhua^{2, 3}, SHI Yu¹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3.SU Bingtian Center for Speed Research and Training,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By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English communit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thoughts for western ancient sports history studies,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hot topics including: elite narratives of Greek athletics, Greek athletic festivals, the holistic history of ancient Western sports, sport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sports and gender norms, sports and power and social control, the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of sport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sports to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evolution trends for Western ancient sports history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progression from classicism to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extual analysis to diverse sources, expansion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to emphasize historical coherence, fluidity, and diversity, and a narrative shift from single authority to multiple discourses. Given that above, it has been recommended that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ture and archival systems for Western ancient sports history,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ancient sports history studies, establishing a localized framework for researching China's ancient sports history, and actively engaging in global academic dialogue.

Keywords: western ancient sports history; historiography theory;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English academic community

收稿日期: 2024-1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方体育史学理论体系及学术流派研究”(20BTY094)。

作者简介: 张慧杰(1985-), 女, 研究员,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历史与文化。E-mail: huijiezhang199@163.com

通信作者: 黄福华

2024年11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强调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性。古代体育史是古典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探讨西方古代体育文明,不但有助于“鉴古知今”,洞察当代世界体育的发展趋势,还有助于更加全面理解全球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审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与价值,从而更好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同时,开展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有助于我国学者重新定位中国体育史的全球角色,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结构,推动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国际化和话语权提升。研究通过系统研读英语学界的研究成果,旨在勾勒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思想史。

1 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焦点议题

1.1 关于古希腊竞技的精英叙事研究

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体育的研究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但韦斯特^[1]在1749年出版的《品达诗歌》常被视为奠基之作。该书详细介绍古代奥运会的历史,涵盖场地建筑、运动员、赛事组织及训练方法等内容,为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提供文本性史料基础,并奠定此领域中经久不衰的精英主义思想。19世纪初期,德国古典学者进一步发掘古希腊文学遗产,继续深入探究古希腊竞技的历史细节。至19世纪下半叶,一批英国古典学者推动古典主义学派的形成。在维多利亚时代,古典学是英国教育体系的核心,受强身基督教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男性体育风气兴盛。因此,古典学者在希腊主义氛围中,将古希腊竞技及其神话和英雄视为典范,进一步强化古代体育史中以希腊为中心的精英叙事^[2]。

20世纪初,古典主义学派达到鼎盛,其代表人物加德纳1910年所著的《希腊竞技体育与节庆》长期被视为西方古代体育史的蓝本。凯尔^[3]概述古典学者的古代体育文明范式:古希腊竞技源于贵族阶层的自发性活动,在公元前6世纪的泛希腊运动会期间达至巅峰,此后因公众参与度降低而陷入衰退。同时,以专业化训练和经济回报为特征的职业化趋势在社会底层盛行,削弱了希腊竞技的道德价值。自希腊化时代起,竞技活动曾一度复兴,但罗马人将其视为“职业娱乐”后,进一步走向衰落。基督教兴起后,罗马角斗表演渐被冷落,体育活动和奥运会也因被视为异教活动而遭摒弃。

20世纪70年代起,奥运会丑闻频出,挑战其神圣形象,促使学者重新审视古典学者的传统研究以面对现代体育的真实样态。首先,古典学者对希腊主义的过度推崇,导致研究立场偏颇和作品中的知识性缺

陷。其次,古典学者的精英思想与阶级偏见,进一步加剧了学术圈的封闭性和学术观点上的“家长制”。据统计,18—20世纪的18位知名学者中,有16位毕业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他们不仅具有相似教育背景,出身背景、宗教信仰和运动经历也高度一致。同时,他们的学术地位主要基于身份和资历,权威学者往往排斥不同学术观点与新人加入^[2]。此外,古典学者的学术思想往往被统治阶级利用,合理化其政治诉求。例如,顾拜旦放弃组织国际运动会的设想,转而致力于“复兴”古希腊奥运,正是借助欧洲人心怀希腊主义的正统观念,以争取欧洲各国领导层的支持^[4]。

1.2 关于古希腊的体育赛会研究

自古典主义学派兴起以来,大型体育赛会便是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核心领域,尤其集中于奥林匹亚、德尔斐、地峡和涅米亚4大泛希腊运动会。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学者不仅关注这些赛会的日程、比赛形式、规则和评分标准等细节,还试图进行“去神秘化”研究。目前,古奥运会等泛希腊运动会被普遍认为深受政治、宗教和社会力量操控,充斥暴力、种族和性别沙文主义、腐败、商业化和政治宣传,远非“超政治性”竞技^[5]。

近年来,学者关于古奥运的历史考察提出修正观点。其一,古希腊人伪造档案现象普遍,对希皮亚斯提供的奥林匹克获胜者名单持怀疑态度,首届古奥运会实际时间或比传统记载的公元前776年晚约75年,接近公元前700年^[6]。其二,公元前2世纪是古希腊竞技普及和奥运会规模扩大的时期,且在罗马支持下达到“黄金时代”^[7]。其三,“*citius, altius, fortius*”(Faster, Higher, Stronger)源于拉丁语,而非希腊语,与古奥运会无关^{[8][10]}。其四,奥林匹亚只是大城邦伊利斯市外的一个避难所,奥林匹克休战仅保证访客通行安全,并未全面停止战争^{[9][123–124]}。

尽管如此,周期性的泛希腊运动会仍为分散且常有冲突的希腊城邦提供共同文化基础,也通过体育赛会构建了古希腊的“希腊框架”。然而,泛希腊运动会周期较长,且局限于精英运动员,难以代表希腊体育全貌。学者认为,地方和市民赛会更能反映大多数希腊人的体育生活,帮助理解古希腊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观,揭示体育如何成为地方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组成部分^[10]。此外,学者还研究了单项运动的历史,如田径如何从宗教仪式演变为公众盛会并融入整体社会文化^{[11][209–220]},以及摔跤、拳击和潘克拉辛(Pankration)如何在暴力与文明之间形成模糊界限^{[11][221–231]}。

1.3 关于西方古代体育的整体样态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体育史学界展现明显

社会史转向。在社会史范式的框架下，西方学者以修正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西方古代体育，认为古典学者对古代体育的“兴盛”和“衰退”两分法过于简化，忽视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此外，古典学者过度强调体育的教育和道德功能，而未能充分揭示其作为社会体系一部分的多重角色。相较之下，社会史学者注重整体性，试图构建出西方古代体育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多维图景，推动了大批整体史著作的出版。

一方面，社会史学者不再将古希腊竞技置于中心地位，否认体育是希腊独特竞争精神的产物，认为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普遍存在于古代世界，持续变化且相互流动。研究表明，希腊体育与更早的米诺安和迈锡尼文明密切相关，在古希腊晚期与其他地区不断交流，这种流动并非单纯的希腊文化输出^[3]。在古希腊内部，地方性和大众性的体育活动亦被广泛探讨，以雅典的全民参与^[12]、斯巴达的军事训练^[13]、赛马和战车运动^[14]等为例，深入理解希腊体育的多样性和生命力。同时，古罗马体育的历史地位也被重新评估，其不仅延续希腊竞技元素，还因其集权体制而展现出独特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结构。另一方面，社会史学者不断重新定义古希腊和古罗马体育的本质与特性，尤其强调职业化贯穿古希腊体育始终。古奥运会及其他赛会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奖励和经济收益，如现金、免税特权和终身免费餐饮等，并带来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而职业体育协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泛希腊运动会和罗马角斗士表演的商业运作模式与现代体育存在诸多相似之处^[15]。近年研究还引入新的视角，涵盖运动员训练、职业生涯、医疗支持、法律规范^[16]，甚至涉及竞技用动物的贸易和物流等^[17]。

1.4 关于体育与社会阶层的研究

在社会史转向的背景下，学者逐渐关注古代体育参与者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关系。现有研究表明，自组织性的体育活动兴起之初，职业运动员便已存在，其中既有底层出身者，也有精英家庭背景^[18]。除职业与业余、上层与下层的身份区分外，古希腊体育参与者的结构更为复杂，在年龄和性别分布方面也表现出显著的社会差异^[19]。此外，不同社会阶层在体育活动中的参与方式存在差异，例如，不同类型的战车比赛（如四马和两马）常对应于不同的社会等级^{[11][24]}。边缘群体如奴隶虽被排除在赛事外，但在运动员的训练和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8][43-44]}。

相比之下，古罗马体育涉及的边缘群体更为广泛，包含死刑犯、后勤人员、犹太人及其他非罗马人等。围绕大型角斗表演的研究，学者们通过排座和服饰等历史证据，指出古罗马体育中亦存在严格阶层等级秩

序。然而，学界更关注角斗士在社会中的独特角色。一方面，尽管角斗士被社会边缘化，法律地位低下且常被污名化，但他们努力构建内部身份认同，如在角斗士兵营中建立社会结构、家庭与等级制度，并通过社交网络和内部等级体系巩固这种群体意识。另一方面，罗马社会对角斗士的态度矛盾，既贬低其道德，又钦佩其力量，将其视为英雄和性欲象征^{[11][564]}。某些情境下，表现突出的角斗士甚至可获自由或被“解放”为自由公民。考古证据进一步揭示，角斗士的战斗不一定至死方休^{[20][584]}。如公元2世纪希腊以弗所的骨骼分析显示，角斗士战斗未必是致命^[21]，而在罗马时期的英国约克（埃博拉库姆）发现的墓碑铭文和浮雕表明，战死的角斗士可享受体面甚至荣誉性的葬礼^[22]。

1.5 关于体育与性别规范的研究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古希腊社会的体育活动主要由男性主导。公开进行的裸体竞技，常伴随暴力，是希腊男性展示力量与阳刚之气的象征。因此，体育场成为彰显男子气概的空间。相对而言，希腊女性的社会角色被限制于母职和家庭责任，体育参与受到极大限制。不同于其他希腊城邦，斯巴达女性享有相对较高的体育参与自由，可参加多种激烈的运动和节庆活动，如赛跑、摔跤、掷铁饼和标枪，因此在运动技能方面发展较好^[23]。然而，现代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这种参与强化了父权制的社会规范，将女性物化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因此，斯巴达女性的体育参与或许更具压迫性，进一步将她们客体化于男性主导的社会中^[24]。直到罗马时期，女性体育才逐渐被接纳，并向竞技化发展。有学者认为，罗马时期的女性体育在本质上延续了希腊传统，如未婚少女在宗教节庆中的竞走比赛^[25]。

随着现代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学者们探索了更多女性体育参与的历史事件，以论证她们在古希腊社会中具有一定的体育参与权和社会影响力。这些研究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历史事实，如已婚妇女虽被禁止观看奥运会，却可通过赞助赛事、提供马匹或战车等方式间接参与，未婚少女则允许观赛甚至参与某些活动。在与体育相关的宗教节庆中，未婚少女的参与方式和职责依城邦文化和社会规范而异^[26]。这些研究为西方古代体育史提供了新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然而，部分观点仍存在争议，例如奥林匹亚赫拉节中处女竞赛的参与者及其意义。此外，在布劳隆的成年礼上，希腊少女会参与舞蹈和跑步，但此类活动在婚后即终止。长期以来，西尼斯卡被视为奥运会首位女性冠军和早期女权象征，然而近年研究指出她的胜利更多是为其兄长的政治利益服务。这一观点不仅挑战传统解释，也揭示出古代体育

史中女权理想的局限性^[27]。

1.6 关于体育、权力和社会控制的研究

社会史研究表明, 体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生活与意识形态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 体育用于宣扬统治权威。在奥运会等泛希腊节庆中, 社会精英和统治阶层借助体育竞技展示他们的“美德”, 从而巩固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28]。在古罗马, 通过模仿历史盛大战争的海战和水上游行表演, 统治者彰显其权力与财富, 强化帝国的军事传统与英雄主义观念^{[11][27]}。罗马竞技场中的残酷表演, 尤其是角斗士和动物狩猎, 传达了罗马的价值观与法律秩序^{[11][160-162]}。

其次, 体育用于实现社会控制。在斯巴达, 体育作为社会整合与控制的机制, 向女性灌输顺从与美的观念, 同时向男性传递服从群体、坚持士兵角色及竞争的价值观, 从而维持社会秩序^[29]。这种通过体育进行社会控制的策略不仅服务于统治阶层, 也为被统治阶层所用。例如, 在公元189年的罗马“克里安德之乱”中, 民众利用竞技场表达集体意愿, 抗议粮食短缺并请愿皇帝采取措施^{[11][609]}, 展现体育场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双向性。

最后, 体育用于强化国家认同。腓力二世在征服希腊期间, 通过奥林匹克马术项目的胜利宣扬其政治权威, 并通过赞助奥林匹亚等地的体育场地建设提升马其顿的希腊认同^[30]。在罗马共和国, 统治者延续近东的“皇家狩猎”传统, 通过职业猎手在竞技场猎杀异域动物, 展示对外部威胁的控制^[31]。罗马帝国时期, 统治者在行省中组织大型公共娱乐活动, 尤其是角斗士和战车比赛, 强化罗马身份认同, 巩固地方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9][342]}。尽管这些赛事不具希腊体育的宗教意义, 但展示罗马对希腊化体育形式的吸收与改造, 借此展现自身为希腊文化继承者的帝国身份^[32]。

1.7 关于体育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在西方体育史研究的文化史转向中, 学者们逐渐超越传统文本资料, 关注古代体育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中, 空间研究成为焦点, 学者们探索了古希腊和罗马体育场所的多重社会功能及其延续性。例如, 古希腊的集市既是商业和政治中心, 也是宗教与体育活动的公共空间, 尤为适合小型比赛与市民活动; 神庙和圣地的体育活动则与宗教仪式密切相关, 进一步增强这些空间的神圣性^{[20][302]}。至希腊化时期, 城邦治理理念从国际扩张转向稳定, 因此, 公共体育场既承载泛希腊赛事的军事性与国际性, 也逐步转型为培养青年体格与德性的精英教育场所^{[20][293]}。历史悠久的希腊式健身房在罗马人手中发展为“浴-健身房”形式, 其功能从军事训练扩展到教育、公共娱乐与男性社交互动,

促进了公民身份意识的形成^[33]。罗马圆形剧场则从早期木质结构演变为石结构, 功能逐渐从“剧场”发展为“斗兽场”, 成为帝国时期政治生活的核心^[34]。

同时, 西方学者围绕物质和视觉文化遗产的研究, 为理解古代体育的社会价值、宗教功能和象征意义提供更多线索。例如, 塔尔奎尼亞墓葬中的彩绘壁画显示, 伊特鲁里亚体育未被古希腊竞技同化, 反而成为希腊与罗马体育文化融合的桥梁^[35]。在西西里岛出土的古希腊硬币上, 四马战车常被作为主要图像, 象征胜利和神圣权力, 特别是雅典娜或狄墨特尔担任驾驭者, 表明神祇在社会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图像不仅反映贵族对政治权力的诉求, 也表达了希腊民族的宗教情感^[36]。流行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诅咒板, 以铅片刻下咒语埋于竞技场或墓穴附近, 意在诅咒对手失败。尽管法律和社会反对此类行为, 诅咒板仍在竞技场广泛使用, 甚至被视为调控竞技表现的手段^[37]。古希腊裸体男性象征道德与身体卓越, 出现在公共艺术及私人艺术中, 如陶器、马赛克和浮雕。相较之下, 罗马私人艺术的体育主题通常带有政治色彩, 凸显富人作为赞助者的影响力与贡献^{[11][439-454]}。通过分析庞贝城的角斗士图像, 学者揭示其与古代宗教和巫术信仰的关联, 认为图像具有“护门功能”, 借助角斗的生死瞬间激发保护力量, 守护建筑与居民^[38]。此外, 通过研究罗马角斗士的铭文和涂鸦, 学者揭示出个人生活、价值观及竞技组织形式^{[11][330-341]}。在对体育胜利纪念物, 如米隆的《掷铁饼者》和西尼卡的《战车手群像》的研究中, 后现代主义学者突破传统艺术史, 将这些作品视为社会互动和政治表达的媒介^{[11][455-471]}, 进一步揭示了其复杂社会意义。

1.8 关于体育与文学、哲学和美学的研究

在古希腊文学中, 体育竞技与英雄崇拜紧密相连。早期古典学者指出, 《伊利亚特》中帕特洛克罗斯的葬礼竞技和《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法厄克人宫殿的竞技表演, 是英雄崇拜的具象化表现。然而, 这些研究过分集中于精英运动员的死亡纪念和神话化, 近期研究则更侧重于运动员如何刻意模仿英雄行为与象征, 将体育成就与神话关联, 以赢得社会认可与神谕支持^[39]。除荷马史诗, 学者还特别关注凯旋诗, 如品达的作品。这些诗歌由精英阶层在泛希腊或地方竞技胜利后创作, 既赞美胜者的技艺, 也通过英雄事迹隐喻强化精英的政治声望与社会地位^[40]。在古罗马方面, 学者多以李维、塔西佗和卢坎的作品分析体育, 探索其中军事、政治和帝国统治的影响。

西方古典哲学家普遍认为体育竞技是培养美德、实现身心和谐的重要方式, 并在其哲学体系中深入探

讨其价值。柏拉图的多篇对话，如《理想国》，将心灵训练比作体能训练，强调严格纪律和实践对灵魂平衡的作用；在《斐多篇》中，以体操训练比喻灵魂净化的过程，强调理性控制下的身心协调发展^[41]。爱奥尼亚学派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则在公元前7至6世纪的作品中展现了哲学、科学、宗教和体育的紧密关联，反映体育在公共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地位^[42]。

在体育文化史研究中，古希腊男性身体作为“文化文本”被赋予了象征性和交际性的美学价值。古奥运会的胜利者不仅是竞技英雄，其力量与美也常被诗人歌颂，通过雕塑与绘画等造型艺术得以永存，成为国家的象征^[43]。古希腊人崇尚运动员的身体美，既欣赏其和谐线条和优美动作，也认为肌肉与身体协调性反映了灵魂的高尚，是对本能的驾驭和理性目标的追求。受理性引导的运动员不仅在竞技场上表现出色，也通过其身体象征社会道德准则，因此广受尊崇与效仿^[44]。此外，古希腊的裸体竞技被视为民主、精英男性身份与希腊民族特征的象征。裸体不仅直接展示力量，更确认希腊公民的身份与社会价值，展现了男性公民的地位与责任。然而，部分学者批评这种身体美并非天然，而是通过严格饮食和高强度训练所致的肌肉畸形。这种批评揭示了古希腊运动员的身体美学与理想公民模型之间的复杂性，反映出文化史学者对古代身体的多重解读^[45]。

2 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演进趋势

2.1 理论基础的演进：从古典主义到社会史和文化史转向

英语学界关于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总体上顺应国际学界历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从传统的古典研究逐步转向社会史和文化史。早期的古典主义学派深受精英史观的影响，将体育视为贵族阶层彰显力量与美德的活动，重在强调精英阶层和英雄主义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46]。20世纪70年代，受到社会史范式的影响，西方体育史学界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古代体育的整体样态。从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角度看，研究的关注点由道德和教育拓展至阶级、性别、权力、身份认同与社会控制等领域，为理解古代社会中的体育提供了更为整体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视角。随着文化史范式的引入，体育被视为承载社会文化价值的重要符号系统。学者通过分析古希腊与古罗马体育中的符号和象征意义，进一步揭示体育如何成为宗教信仰、身份认同和社会价值的文化表征。

2.2 研究方法的革新：从传统史料到多元史料融合

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范式转向，古代体育

史研究逐渐突破传统史料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同时，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方法的引入，使研究范畴得到了显著拓展。如今，在传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广泛利用体育遗址、壁画、硬币、诅咒板、陶器、马赛克、浮雕、铭文、涂鸦等非文本资料。通过多元史料与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对体育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阐释，并在社会文化层面构建更加丰富的研究情境，从而显著提升了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2.3 研究视角的拓展：历史整体性、流动性和多样性

首先，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逐步超越了以希腊为中心的传统视角，不仅关注希腊地方性特征，还将时间与空间维度扩展至多种古代文明及其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中，如关于米诺安和迈锡尼体育的研究^{[11][47-58]}。其次，这一整体视角揭示了西方古代体育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历程，展示了体育在不同文化区域间的适应与演变过程。同时，体育活动中的个人与集体身份的表达，也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更新，从而使体育作为身份认同的象征意义不断被重新定义。此外，学者们的“去神秘化”研究揭示出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在结构和功能上的诸多相似之处，涵盖大众参与、职业化、商业化与专业化等多个层面和社会要素。

2.4 叙事方式的转向：从“单一权威”到多重话语

早期的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将精英阶层的体育活动作为历史叙事的核心。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反思这一单一的叙事框架。首先，叙事对象不再局限于政治精英，开始关注社会底层、奴隶、罪犯、女性、儿童等群体和体育参与方式，从而赋予古代体育史更加包容和多元的视角。其次，后现代主义强调史料的相对性和叙事的多样性，主张从多重话语体系解析历史事件。研究者的角色也逐步从传统的“记录者”转型为“解释者”和“批判者”，不仅追溯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脉络，还深入探讨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随着反思性和能动性增强，他们逐渐成为多重视角的构建者。

3 对我国关于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借鉴

3.1 加强西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史料体系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多局限于早期基础资料的整理与翻译，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古希腊奥运会、古罗马竞技等重大历史事件，未能充分展现西方古代体育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此外，对西方古代体育史的研究未能及时追踪和吸收国际最新学术成果。例如，关于首届奥运会的举办时间等信息在国内体育史教材中仍未更新。近年来，随着学术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以

及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 获取和处理外文资料的难度大幅降低。在此背景下, 我国学者应着力构建西方古代体育史的文献体系与史料学基础, 通过翻译、研究和分析原始史料以及国际学界的相关成果, 逐步建立系统化的知识框架。这一系统化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学界对西方古代体育史的整体认知, 还将促使学者以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视角, 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我国的世界古代体育史研究领域。

3.2 推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与跨学科整合

近年来, 我国学者已出版一批前沿性的优秀研究成果, 探讨古希腊体育思想、古希腊城邦的车马竞技、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中的女性参与、古希腊竞技与神话的关系, 及对《奥林匹亚赛会制》的重新审视等。然而, 就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应用方面而言, 学界总体上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理论范式的探讨尚不充分, 特别是在文化史领域。多数古代体育史研究仍停留在描述性层面, 缺乏对体育活动背后深层次社会文化逻辑的批判性分析。在史学史的研究方面, 我国学界尚未对国内外古代体育史的发展历程和学科演变进行系统梳理, 完整的学术体系尚未建立,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体育史研究在国际学界中的辨识度和影响力。相比之下, 西方学界在古代体育史研究中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多重叙事和批判性解构方法, 并综合运用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的视角, 为我国学者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在吸收西方理论的过程中, 我国学者应避免简单照搬, 而应逐步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古代体育史史学理论和学科体系, 以提升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力。

3.3 建立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本土化框架, 积极参与全球学术对话

近年来, 尽管国际学术界倡导以全球史视角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体育史叙事, 但不可否认, 西方学界依然主导该领域的话语权。目前, 国际学界中的中国古代体育研究依然十分有限, 除了关于武术、太极和气功等方面的少量专著外, 中国学者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相关研究性论文屈指可数。因此, 我国体育史学者应致力于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古代体育史框架, 以彰显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独特价值。这一过程不仅在于“本土化”建设, 还应深入探讨中国体育文化与其他体育文明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推动中西方体育文明的交流互鉴。在实践中, 我国学者应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 主动传播并分享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独特内涵。这样的双向交流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学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并逐步将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纳入全球体育史的学术框架中, 丰富全球视野中的体育史研究。

参考文献:

- [1] WEST G. *Odes of Pindar: With several other pieces in prose and verse*[M]. London: R. Dodsley, 1749.
- [2] CATER A. ‘At home at Oxbridge’: British views of ancient Greek sport 1749-1974[J]. *Sport in History*, 2021, 41(2): 280-307.
- [3] KYLE D. Directions in ancient sport history[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1983, 10(1): 7-34.
- [4] LLEWELLYN M P, GLEAVES J. *The rise and fall of Olympic amateurism*[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6: 23.
- [5] KIDD B. The myth of the ancient games[J]. *Sport in Society*, 2013, 16(4): 416-424.
- [6] CHRISTESEN P. Whence 776? The origin of the date for the first Olympiad[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09, 26(2): 161-182.
- [7] KYLE D G. The first hundred Olympiads: A process of decline or democratization?[J]. *Nikephoros*, 1997, 10(1): 53-75.
- [8] GOLDEN M. *Greek sport and social statu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8.
- [9] KYLE D G. *Sport and spectacle in the ancient world*[M].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15.
- [10] CROWTHER N B. *Athletika: Studies on the Olympic Games and Greek athletics*[M]. Hildesheim: Weidmann, 2004: 171-179.
- [11] FUTRELL A, SCANLON T F.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port and spectacle in the ancient worl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12] KYLE D. *Athletics in ancient athens*[M]. Leiden: Brill, 1987: 32-55.
- [13] CHRISTESEN P. Athletics in Sparta in the classical period[J]. *Classical Antiquity*, 2012, 31(2): 193-255.
- [14] MANN C, SCHARFF S. Horse races and chariot races in ancient Greece: Struggling for eternal glory[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20, 37(3-4): 163-182.
- [15] VAMPLEW W. Bread and circuses, olive oil and money: Commercialised sport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22, 39(6): 589-608.
- [16] CEBRIÁN R B. *The athlet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20: 34-119.
- [17] ERDKAMP P, HOLLERAN C. *The routledge*

- handbook of diet and nutrition in the Roman world[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150-162.
- [18] PLEKET H W. Games, prizes, athletes and ideology: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in the Greco-Roman world[J]. *Stadion*, 1975, 1(1): 49-89.
- [19] GOLDEN M. 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1-157.
- [20] CHRISTESEN P, KYLE D G. A companion to sport and spectacle in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M].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3.
- [21] WILMOTT T. Roman amphitheatres and spectacula: A 21st-century perspective[M]. Oxford: Archaeopress, 2009: 211-220.
- [22] THE PAST. Gladiators: A cemetery of secrets [EB/OL]. (2023-01-28)[2024-09-13]. <https://thepast.com/review/museum/gladiators-a-cemetery-of-secrets/>
- [23] COSTA D M, GUTHRIE S R. Women and sport: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M]. Leeds: Human Kinetics, 1994: 20-21.
- [24] CHRISTESEN P. Athletics and social order in Sparta in the classical period[J]. *Classical Antiquity*, 2012, 31(2): 193-255.
- [25] MANTAS K. Women and athletics in the Roman East[J]. *Nikephoros*, 1995, 8(1): 125-144.
- [26] DILLON M. Did Parthenoi attend the Olympic Games? Girls and women competing, Spectating, and carrying out cult roles at Greek religious festivals[J]. *Hermes*, 2000(1): 457-480.
- [27] KYLE D G. "The only woman in all Greece": Kyniska, Agesilaus, Alcibiades and Olympia[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2003, 30(2): 183-203.
- [28] WYSKOK M, BRONIKOWSKA M. Sport and politics in archaic Greece[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8, 35(14): 1476-1489.
- [29] CHRISTESEN P. Sport and democracy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world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51-153.
- [30] ADAMS W L. Other people's games: The Olympics, Macedonia and Greek athletics[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2003, 30(2): 205-217.
- [31] DUNKLE R. Gladiators: Violence and spectacle in ancient Rome[M]. Harlow: Pearson/Longman, 2008: 207-244.
- [32] CARTER M J. Gladiators and Monomachoi: Greek attitudes to a Roman "cultural performance"[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09, 26(2): 298-322.
- [33] SPIVEY N, SQUIRE M. Panorama of the classical world[M].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27.
- [34] WELCH K E. The Roman amphitheatre: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colosseu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6.
- [35] TURFA J M I. The Etruscan world[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13: 831-840.
- [36] FINETTI F, BETRAN J O. Concept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body in the coins of ancient Greece: Gods and Homeric heroes in the polis[J].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 Science in Sports*, 2017, 4(2): 2-3, 6-7.
- [37] HOLLMANN A. A curse tablet from the circus at Antioch[J].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2003: 67-82.
- [38] SHEPPARD J. Guardians of the threshold: The image of the gladiator and its protective function in Pompeii[J]. *Open Arts Journal*, 2021, 10: 109-123.
- [39] LUNT D J. The heroic athlete in ancient Greece[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2009, 36(3): 375-392.
- [40] KURKE L. The traffic in praise: Pindar and the poetics of social economy[M]. Berkeley: California Classical Studies, 2013: 85-94.
- [41] REID H, RALKOWSKI M, ZOLLER C P. Athletics, gymnastics, and agon in Plato[M]. Sioux City: Parnassos Press, 2020: 15-30.
- [42] MITSIS P, REID H L, EVANGELIOU C. The poetry in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r of Christos C. Evangelou[M]. Sioux City, IA, USA: Parnassos Press, 2021: 19-32.
- [43] TADIÉ A, MANGAN J A, CHAUDHURI S. Sport, Literature, Society: Cultural historical stud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1-22.
- [44] DOBEL J P. What athletic achievement can teach about ethics[J]. *Public Integrity*, 2015, 17(4): 319-330.
- [45] PAPAKONSTANTINOU Z. The athletic body in classical Athens: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2, 29(12): 1657-1668.
- [46] POPE S W., NAURIGHT J.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ports histor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25-131.